

1932年3月1日，在日本策劃下，滿洲「建國」，發布《建國宣言》滿蒙地屬邊陲，徵諸往昔，地性高燥，民風樸茂，及經改革，生齒日繁，物產豐饒，實天府也。辛亥革命後，民國成立，東省軍閥，乘中原變亂之機，攫取政權，據三省為己有，惡政相繼垂二十年。狼戾貪婪，驕奢淫逸，不顧民生休戚，唯圖私利，故內則橫徵暴斂，縱其所欲，致幣制紊亂，百業凋落，且復逞兵關內，騷擾地方，傷殘民命，一再敗衄，尤不悔改；外則蔑視信義，開隙鄰邦，專事排外。加之警政不修，土匪橫行，遍於四境，到處掠奪戕殺，村里為之一空，老弱轉乎溝壑，餓殍滿於道路。我滿漢蒙三仟萬民眾，託命於此殘暴無法之政治，勢將束手待斃。今幸借助鄰邦，剪此丑類，革變軍閥積年蠻橫之秕政，實天子予我滿蒙人民蘇生之機會，吾人正宜奮起，勇往前進，以圖更始也。回顧中原，改革以來，始則群雄割據，頻年戰爭；近則一黨專政，把持國政。何謂民生置於死耳，何為民權惟專利耳；何為民族只知有黨耳。既云天下為公，復曰以黨治國，矛盾乖謬，自欺欺人，種種偽詐實難究詰。近來內患屢起，疆土分崩，黨且不能自存，何能顧國？以是赤匪橫行，災患頻起，民怨沸騰，令人痛心疾首。追思往昔政治清明，唐虞三代之時代，悠然喟嘆，此皆友邦共目睹者，又二十年來爭奪之結果也。然若諱疾忌醫而不改舊惡，藉口於民意而不可抑壓，恣其所往，則非陷於亡國滅種之地不止。今我滿蒙民眾，若不乘天賦之機緣振拔於萬惡政治之外，則勢皆同歸於盡。數月以來，集合奉天、吉林、黑龍江、熱河、東省特別區域及蒙古之官紳士民，詳加討論，意見業已一致。以為為政不尚多言，唯視實行如何耳；不問政體若何，唯以安居集團為主。滿蒙舊時別為一國，今依時局之必要，不能不謀自行樹立，茲依叁仟萬民眾之意向，即日與中華民國脫離關係，創設滿蒙新國，宣布建設綱要於中外，咸使聞知。竊惟政基於道，道基於天，新國家建設之主旨，在於順天安民，施政必從真正民意，不存私見。凡新國家領土居住之人民不加以種族之區別，如願長久居住，得享受平等之待遇，保障應得之權利。並極力剷除從來之黑暗政治，改良法律，厲行地方自治，廣羅人才，登庸賢俊，獎勵實業，統一金融，開發富源，維持生計，調練警政，肅清匪禍，並普及教育，實行王道主義，必使國內一切民族得慶新生，保東亞永久之光榮，為世界政治之模範。對外政策，尊重信義，力求親睦，謹遵國際通例，凡民國以往與各國所締結之債務，屬於本新國家者，繼續承認之。為振興商業，開拓利源計，凡希望投資於新國家者，不論何國一律歡迎，以舉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實。以上宣佈各節，為關於新國家立國之主要大綱，自新國家成立之日起，新政府即行負責。謹向叁仟萬民眾宣誓。大同元年三月一日滿洲國政府——《國聞周報》第九卷

12月12日上午，張、楊向全國各地和南京國民政府發出通電，指出：「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、國民政府林主席鈞鑒：暨各部院公勳鑒：各綏靖主任、各總司令、各省主席、各救國聯合會、各機關、各法團、各報館、各學校鈞鑒：東北淪亡，時逾五載，國權凌夷，疆土日蹙。淞滬協定，屈辱於前；塘沽、何梅協定，繼之於後，凡屬國人，無不痛心。近來國際形勢豹變，相互勾結，以我國家民族為犧牲。綏東戰起，群情鼎沸，士氣激昂。丁此時機，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，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！乃前方之守土將士，浴血殺敵，後方之外交當局，乃力謀妥協。自上海愛國冤獄爆發，世界震驚，舉國痛憤。愛國獲罪，令人髮指！蔣委員長介公受群小包圍，棄絕民眾，誤國咎深，學良等涕泣進諫，累遭重斥。日昨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，竟嗾使員警槍殺愛國幼童，稍具人心，孰忍出此。學

良等多年袍澤，不忍坐視，因對介公為最後之諍諫，保其安全，促其反省。西北軍民一致主張如下：（一）改組南京政府，容納各黨各派，共同負責救國；（二）停止一切內戰；（三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；（四）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；（五）開放民眾愛國運動；（六）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；（七）徹底遵行總理遺囑；（八）立即召開救國會議。以上八項，為我等及西北軍民之愛國主張，望諸公俯順輿情，開誠採納，為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，滌已往誤國之愆尤。大義當前，不容反顧。只求於救亡主張貫徹，有濟於國家。為功為罪，一聽國人之處置。臨電不勝待命之至！張學良、楊虎城、朱紹良、馬占山、于學忠、陳誠、邵力子、蔣鼎文、陳調元、衛立煌、錢大鈞、何柱國、馮欽哉、孫蔚如、陳繼承、王以哲、萬耀煌、董英斌、繆澄流叩。文。